

处境探讨

近在咫尺——巴基斯坦群体研究



李英伟、麦志江、周家邦、卢桂珍、汤丽嫦及林淑娴
(中国神学研究院道学硕士课程一年级学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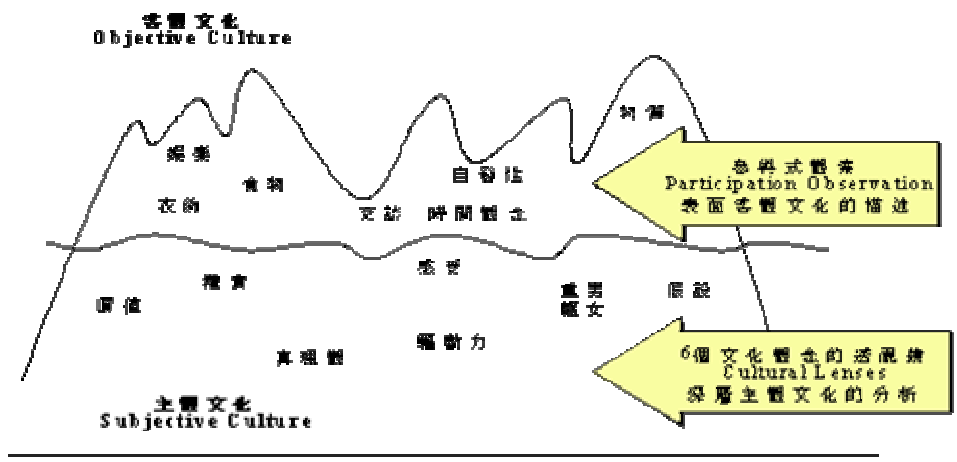
引言

按政府统计，在港居住的南亚少数族裔人士超过二十四万。^[1]其中的巴基斯坦人，自香港开埠便已随着英军驻港，到目前已历三、四代。然而，对这群「香港人」，这群「邻舍」，我们又有多少认识？

「差传」是把好消息带给万民。而我们对就在身边的，这群隐蔽、无名的巴籍群体，却几近一无所知。如此，福音的「好消息」对他们又有甚么意义？本专题研究旨在从他们的生活处境入手，认识巴籍人士，并在差传理念上作反省、整合，探究服侍香港巴籍伊斯兰群体的新路向。

研究方法

资深的跨文化研究学者蓝佩蒂（Patty Lane）指出，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，首重亲身的接触，以及探究该文化更深层的主观层次。^[2]参下页「文化构图及分层研究的工具」图示。



文化构图及分层研究的工具^[4]

这次跨文化研究，就是了解巴基斯坦群体的整个文化构图，兼论表层的客观文化，以及深层的主观文化，诸如对权责理念等等假设或世界观。

(一)研究的进行

本专题研究于2003年3至4月期间进行，研究途径包括人物追访，以及访问香港伊斯兰联合会（The 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）、杨兴本教长（Imam Uthman Yang）并本港服务巴籍人士的机构。研究的范围包括巴籍人士在港历史、生活情况、远离本土（巴基斯坦）散居在港后的转变、宗教信仰观念等。在人物个案方面，研究员分三组追访一名中年妇女、一名大学程度的青年男士及一名年青人，希望从不同的年纪、性别来了解巴籍人士的生活及信仰。

(二)研究观察

1.近在咫尺——巴人在港的生活概况

根据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文献，伊斯兰教传入香港，始自《南京条约》将香港割让予英国的时期。而巴基斯坦独立至今，也有陆续来港的劳工移民。香港的伊斯兰族群，大致可分为两大群体：一是随英国殖民而来的，包括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马来西亚的穆斯林，人数约三、四万。二是香港开埠后移居此地的，人数约三万。

据杨兴本教长表示，香港共有五间清真寺。以往巴籍人士都爱聚居于清真寺附近，而售卖巴基斯坦食物、日常用品的商店，也集中于附近一带。这情况在近年有了变化，新来港及经济条件较差的巴人，逐渐转离以清真寺为核心及社会资源较多的市区，居于租金较低廉的旧区，如观塘、深水埗、荃湾及屯门等。

日常，巴籍人士鲜有娱乐，多是留在家中，或约会朋友，故社交对象也是「自己人」。因着文化、语言等障碍，他们感到难于与香港人交往。遇上生活困难，主要依靠亲朋戚友，对可用的社会资源一无所知。因此，伊斯兰群体本身的资源相当重要。

在族群组织及公共关系方面，据香港伊斯兰联会的公共宣传委员会主席表示，香港现时的伊斯兰教团体，计有8间青年协会及联合会、4间幼儿园、两间小学、1间中学及两个回教坟场。此外他们设有慈善基金，收集捐项，帮助贫困的教胞；与内地的伊斯兰团体及教胞亦保持一定的联系。近年，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伊斯兰教，香港伊斯兰联合会更积极开办相关的课程，欢迎各界人士修读，以介绍、推广伊斯兰文化，与港人建立关系。

2.走进巴人世界——追访结果

三个不同的个案，各有不同特色。伊斯兰世界的妇女足不出户，主要的生活圈子也是亲朋好友。她们热心追求信仰，如D君为教导印度尼西亚女佣古兰经，自己首先学好阿拉伯文，并且亲往巴基斯坦学习古兰经一年，在港又热心奔走于妇女群中，仿如自由女传道般。她的女儿与长子也先后回国学习。

另一位在港土生土长的巴籍青年S君，社交圈子跟一般香港人的无异，都是在伊斯兰青年中心活动，朋友多是同校的巴籍学生，或网络、球场上的玩伴。另外，他颇看重家庭关系，也乐于帮助别人。

知识分子J君，生活较一般巴籍人士丰裕一点。他在大学期间重寻伊斯兰信仰的路，回港后积极投入信仰生活。他的太太是香港人。

(三)分析与讨论

1.六个文化观念透视镜

我们采用蓝佩蒂的六个「文化观念的透视镜」(cultural lenses)，整合参与式观察所得的数据，勾勒出被访者的世界观如下：

(一) 本土观念：他们理性上认同自己是香港人，在现实生活上却是群居于同族中。他们在港的工作多属劳动性，未可负担娱乐消费。宗教观念上，虽然离开本国，却仍遵循伊斯兰教的传统。

(二) 生活观念：他们仍坚守宗教礼节，如戒吃猪肉，守拜功及节庆、宗教礼仪、服饰和孩子的教导等。

(三) 社交观念：年青人大多在伊斯兰的青年中心活动。他们仍重视家庭，以男性作主导。年青人的朋友多是同校的巴籍学生、网络和球场上的玩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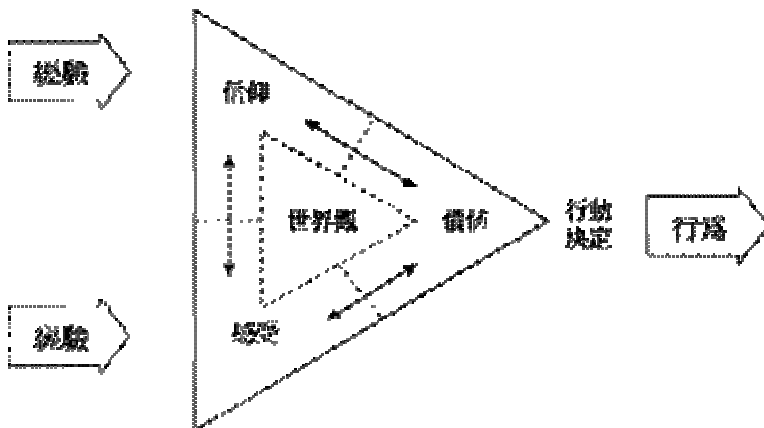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权力观念：顺服古兰经及教会的领导。宗教上着重教内权威的等次，先是教长，次为可兰经教师。家庭内，父母拥有最高权柄，长辈及专业人士亦为权威。

(五) 时代观念：有强烈的未来观念，认为今世的事都是短暂的，且将要过去。相信守礼拜、守斋戒和诵读可兰经等，对前往「死后的世界」有好处。

(六) 现实观念：从今生指向永恒的世界观。今世的生活是真主给人的锻炼，属过客的生涯，为要积聚赏赐，确定来世的美景。

以J君的个案而言，原生家庭三代在港定居，加上曾在外国留学的经历，按理J君应该较其它两个被访者更受香港文化所影响。可是，观察所得，纵使在生活及社交观念上，他已适应至养成习惯，但总体而言，他深层文化的世界观，在上述六方面仍相当有保留。

宣教文化学者何保罗（Paul G. Hiebert）认为，外在行为可反映内在的世界观，而外来的经验，又可影响三个能够改变世界观的因素，即信仰、感受和价值（参下图^[4]）。J君牢固的世界观极受其信仰支配，要在信仰以外，为他提供着重感受和价值的新经验，就须从他的生活和社交入手。故此，在生活上建立友谊关系，把握能够分享价值观的倾谈机会，应是不二法门。



2.文化转变的四个程度

史柏理（James P. Spradley）指出文化的转变可分四种程度。^[4]套用至是次研究对象身上，我们有以下观察：

(一) 趋向时尚：在港的巴籍人士多少也有受香港的文化所感染。最明显是年青一代，他们的衣着与传统不同，也会到网吧、游戏机中心，又会上网、ICQ 等玩意，与香港一般青少年无异。他们是可以容纳与自己文化迥异的时尚模式的。

(二) 接触接受：J 君是一个好例子。经过信仰上的重新探索，他成为更敬虔的伊斯兰教徒。对知识分子来说，学习和思考可成为他们重整生活与信仰的机会。

(三) 转成习惯：在港巴人也愿意接纳新文化，特别是生活上的转变，例如年青一代便在衣饰上顺应潮流。此外，为了去除体味，免受歧视，以及更为社群接受，他们也会喷上香体液。这些反映了他们在某程度上有意识地改变自己，期能融入社群。

(四) 完全同化：这是完全与新文化融合无间的程度。明显地，在港的巴籍人士不属于这个层次，尤其是妇女。或许由于家庭观念及语言问题，妇女的文化转变相对地较困难。

综合而言，年青一代在文化适应上的融入性较高，妇女则较为困难。巴籍人士在港虽然一直不受注意，然而他们的生活、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动的；特别是较年青的一群，又或在港原生家庭的第三代人士，生活更是充满动感。他们跟以往在港的巴人已不再一样。

3. 香港服务巴籍人士的机构与事工

现时香港对穆斯林群体的服侍，以海外的差传事工为主。差会包括前线差会、非洲内地会等，服侍模式是安排香港的宣教士往海外宣教。约在十年前成立的「新生资源中心」，是率先推动本港教会关心伊斯兰群体的机构。但据该会干事表示，碍于资源不足，他们只能集中做教育信徒的工作，尚未能开展前线的服侍。

现时直接向本地南亚裔人士作差传服侍的组织，只有新福事工协会。他们与牧邻教会结为策略伙伴，以社会服务的方式，接触和协助南亚人士适应本地生活，并提供职业技能训练。另外，一些基督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，如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杨震社会服务处、救世军社会服务中心等，也有为南亚人士提供服务。

(五) 建议

1. 不一样的契机

何保罗指出三个能够改变世界观的内在因素，并说明应由经验入手，改变世界观，进而改变行为。是次研究显示，本港的巴籍人士虽然仍守着伊斯兰信仰，生活习惯仍受其宗教信仰规范，然而香港多元文化、潮流及信息的影响，已深植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并带动着他们的价值观。

根据香港理工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，^[vi]巴籍人士大多感到受歧视，这也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观感。故此，他们虽然在港居住已历三、四代，但语言、教育、经济各方面的社会因素，令他们仍聚居于族群当中。若要接触、服侍这群体，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他们，必须重视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，以及自我价值观的确立。以现时为他们提供相关社会服务的机构来看，撇开数目是否足够不谈，在策略上能否具体地照顾到他们的需要，仍是一大疑问。

2. 不一样的挑战

然而最大的挑战，是本港的穆斯林群体也「自强」起来，如返回巴基斯坦学习古兰经，然后回港培育教徒。新一代的教徒亦重返信仰的寻根之路，并积极、主动关怀新来港的教胞。再者，本港的伊斯兰机构已开始策略性的转型，由社关而公关，积极地响应社会对穆斯林的关注。

面对这些挑战，我们认为其中也有契机。新的福音策略或可朝以下三方面努力：

（一）知己知彼——既然在港的巴籍穆斯林在信仰上也向理性方面发展，并且积极「装备自己」，要服侍他们，与他们对话，我们就得先打好自己的根基，在基督教的真道上扎根，并且认识伊斯兰教的教义，从而与他们教育程度较高的新一代对话，共同探讨信仰的真义。

（二）实践牧邻的关怀——伊斯兰组织已不再是封闭的一群，他们乐意向外界介绍自己，实践社关、公关的策略，并且积极响应在港穆斯林的具体需要，让后者能感受到切身的关怀。我们实在不应歧视他们。除了牧邻式的关顾，为他们在港的生活提供协助外，我们也须尊重其文化特色及生活习惯，让他们切实体验到在基督里是被尊重的，从而在感受与价值观上有所改变。

（三）牧养事工与社会服务结合——观察发现，新一代巴籍人士在时尚文化方面的可塑性甚高，可能这就是走进他们中间的切入点。教会、机构与社会服务三者可互相配合，既把握时代的脉搏，又可以资源互用，达致更有效的服侍。

（六）结语

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，到底是怎样的？他们面对着怎样的困难？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种族身分，是如何建构和塑造的呢？透过认识这个隐蔽、被边缘化底社群的处境，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他们。聆听他们讲述自身的经历，我们亦更多体会到他们被边缘化，为社会所排斥的实况，深感现有的社会服务并未能適切地响应他们的需要。

另一方面，走进他们的世界，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情景中，尝试细心聆听他们陈述自身的经历，让我们「看见」了他们，也让他们被「看见」。深信巴基斯坦籍的穆斯林在香港的历史，可以揭开新的一页。其实，不单是他们在港的生活，便是他们的信仰历史，也可以踏入新的纪元。

参考数据

Hiebert, Paul G. 1999.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ospel. In *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: A reader*. 3rd ed. Pasadena, CA: William Carey Library.

Lane, Patty. 2002. *A beginner's guide to crossing cultures: Making friends in a multi-cultural world*. Downers Grove: IVP.

Spradley, James P. 1980. *Participant observation*. New York: Holt, Rinehart & Winston.

Spradley, James P. and David W. McCurdy. 1975. *Anthropology: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*. 2d ed. Prospect Heights, IL: Waveland.

《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经验研究报告》。2003。香港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。

^[i]香港政府统计处 2002 年数字。南亚裔人士包括巴基斯坦人、印度人、尼泊尔人、印度尼西亚人、菲律宾人及泰国人。

^[ii]Patty Lane, *A Beginner's Guide to Crossing Cultures: Making Friends in A Multi-Cultural World* (Downers Grove: IVP, 2002), 15 - 20.

^[iii]此图编译自 Lane, *A Beginner's Guide to Crossing Cultures*, 18.

^[iv]参 Paul G. Hiebert, "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ospel," in *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, A Reader*, 3d ed. (California: William Carey Library, 1999), 373 - 83。本图译自该书页 376。

^[v]四种程度的特性如下：趋向时尚（innovation）——被时下主流文化或新时尚的刺激所感染，容纳了多种与固有文化观念迥异的思想模式（prototype）。接触接受（social acceptance）——在学效的过程中，开始重整文化观念的思维结构（mental configuration）。转成习惯（performance）——自然地接纳了新文化的种种经验，并有意识地改变行为。完全同化（integration）——与新的文化融合无间。

^[vi]「令我们觉得遗憾的是，研究归结出对一些少数族裔而言，香港并非理想的家。本研究的被访者不多不少都曾经历各种程度的种族歧视，例如工作及就业、房屋、子女教育等方面。换句话说，纯粹因为巴基斯坦人的身份，他们被不平等地对待及排斥。我们建议政府就种族歧视加快立法，以及推广教育，宣传种族平等的重要。其中，传媒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，带动改变，消除偏见。那么，少数族裔在港能得享自身文化及宗教的生活方式。」见《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经验研究报告》（香港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，2003）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八期，2007年4月。

(本文为该六位同学的宣教实习研究报告 2002-2003。)